

難知難行

在國外碰到很多僑胞，他們都很親切的陪伴我們，指導我們，其熱情實在可感，中國人無論到什麼地方，總仍是人情味很重的。

每次和華僑們談天，他們大多數都很佩服當地人的勤懇、樸實、清潔、守法，種種美德。當我們在德國時，有一位僑胞告訴我，德國人是很重清潔的，也很重儀表。因此他們天天更換襯衫及襟口的手帕，領帶也常常更換。有一天，在旅館裡，我忽然發現這位僑胞先生襯衫的領子已沾了很深的汗蹟，手帕也發灰了。大概是他陪我們旅行，一時忘了更換。

又一次，另一位僑胞告訴我，德國人汽車很少響喇叭的。這確也是事實，我們住在旅館裡，無論你住的是幾層高樓，一清早便可聽到汽車在下面馬路上經過，輪胎磨擦馬路所發出的嘶嘶的聲音，但却永聽不到喇叭聲。我們在汽車裡說着。忽然，這位僑胞却掀起喇叭來，就我記憶所及，這是我們在西德聽到的唯一一次的喇叭聲而我們的前面，並看不出有人或車擋了去路，只不過前面的車子走得不如我們更快而已。

最使我感到不安的一次，是在另外一次旅行途中。有一個外國公司的高級經理人員請我們去看一場歌舞劇，這一場歌舞劇是開動一時的「窈窕淑女」，有一位僑領也被邀作陪。那一次因為主客人數稍多，所以分成兩排，客人坐在前面，主人坐在後排，我看看

這三件事給我印象很深刻，但是如今回想起來，我覺得我有些根本觀念還沒有弄清楚。

在中國歷史上，孔夫子門下便有喜睡中覺的人，但他仍躋身於七十二賢人之列，而諸葛亮高臥隆中，更使他名垂千古。我們自有史以來，便並不反對有適當的睡眠，而且我發覺，平均起來，中國人的確需要較多的睡眠時間，為什麼在外國便感覺不安。至於衣冠不潔，從前王安石照樣把蝨子藏在鬍子裡去見皇帝，而美國在開發西部時那些拓荒者還不是個個泥濘滿身，蓬首垢面，從美國西部電影中看起來，他們還頗引以為榮呢。

這樣研究起來，那些生活習慣是由我們數千年文化的傳統而來，應當維持於不變，那些事情我們要迎頭趕上的去學習外國人，真是難以分辨。何況，各人有各人的自由，誰應當改正誰呢。

你是日本人嗎

我天生有一頭比較粗糙的頭髮，不大平滑的皮膚，濃厚的眉毛和下髭，近似特大號的門牙，再加上玳瑁框的近視眼鏡，很多人都說我像日本人，在臺灣的日本人如此說，到了日本，遇到的日本朋友也如此說，甚至有幾次，日本人一看到我，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和我用日語交談，看準了我是日本人，所以，我在國外旅行途中被認作日本人乃是想當然耳，不足為奇。

四周，觀家都是中年以上，衣冠整齊的，那位僑領坐在我的右手，不知是他對歌舞劇不感興趣，還是因為白天工作勞頓，看到中途，他不禁打起鼾來，我和他也是在那地初次相逢，和那些主人們一樣，不無深交，我不知道應不應當驚醒他，更不知如何驚醒他而彼此不傷感情，更不讓後面的主人發覺。

其實，在國內，在戲院中睡覺是常有的事，我最記得在母校讀書時，有一位很要好的同學，只喜歡聽京戲而不喜歡看電影，有時爲了「義氣」，或者聯絡感情，他也陪我們去看電影，電影一開映他便睡覺了，直到電影映完才醒來，在臺灣我也有這樣一位朋友，他是一個很有地位，學問的人，有時陪子女們去看美國電影，便在戲院中睡覺，不久以前，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去看大鵬劇團的公演，也看見我前排一位老兄去見周公去了。

但在國外帶着社交意義的場合下，是不是應當和在國內僅是爲了娛樂的情形一樣呢，在生疏的朋友前，是不是能和老同學及自己的子女一樣呢，我猶疑了一會，終於像是要把我的右手放得更舒服些一樣，順便在移動時輕輕的碰了他一下，他警覺性很高，醒來了，但不一會，我感覺到他的頭又低下來，我相信，他的確是很累了。那一次，雖然我仍然非常滿意的欣賞到這譽滿各大都市的歌舞劇，但却確也分心不少。好在我的英語本不大靈光，便是全神貫注，也未必能完全聽懂那些咬舌頭的英國音。

可是在國外旅行時被看着日本人的偏不止我一個，很多朋友們都有這樣的經驗，爲什麼到了國外，我們便被人認成日本人，這並不單純是由於我們真正像日本人一樣。大多數沒有到過東方的白種人看我們東方人，就像沒有到過歐洲的東方人看歐洲白種人一樣，誰能分得出這個歐洲人是法國人、德國人、瑞典人、丹麥人，那麼我們不能把歐洲人都說成丹麥人啊。

這麼一想，便不由得有人有點不自在了。
雅典旅館清理房間的女侍，梵蒂岡出賣紀念品的修女，楚里克夜晚在街頭游蕩的少年，日內瓦飛機場駐守的法國海關關員，都把我们看成日本人。「你們是日本人嗎？」「看，日本人」漠然的，溫和的，輕蔑的，或者是無言的，都離不開這兩句話。日本人到法國入境無需查看護照，因爲他們兩國簽有協定。中國人則不然。

終於在葡萄牙的奧波多城，我忍不住了，也可說我把握住一個好對象。那天，我們參觀了一個古老的葡萄酒廠，出了藏酒的地窖，來到他們很古老的一間房子裡，有一本很大的簽名簿，讓參觀者簽名留念。爲了要賣弄一下中國的文學，我記起康有爲提山東煙台張裕葡萄酒公司的一首詩。這首詩是：「淺傾張裕葡萄酒，閒看豐台芍藥花，更披法華讀經句，安於所遇卽爲家。」這時候是夏天，歐洲正是繡球花盛開的時候。這酒廠門前便盛開着淺紫色的繡球花，又大又美麗。我因此模仿康詩也打油一首，大概是：

淺傾費氏葡萄酒，閒看波城繡球花，人生聚合本無常，天南地北如一家」。那個酒廠是一個家族的酒廠，姓的第一字母是F，所以我譯成費氏。

我用中文寫完，又請教了同行的幾位，包括領導我們參觀的主人在內，把這四句詩譯成了英文，寫在旁邊，易於對照。我的中文字很不行，寫起來，有點歪歪斜斜。在寫的時候，有二個也是旅行來的德國青年在旁邊看着，其中一個告訴他的同伴說，這是日本字，剛好德文我懂得一句半句的。而「日本」這二個字的發音，無論英法德葡，大概都差不多，於是我便側過身來用英語「問他：「你懂日文嗎？」他說：「我不懂」原來這年青人美語說得蠻流利的。我便又說：「你既不懂，什麼緣故使你想這是日文呢？」

他看到苗頭不大對，便道歉說：「對不起我大概弄錯了」。我說：「告訴你，這是中文不是日文，有許多日本文字是借用中國文字的。假如你不懂，便不要隨便說話，假如我說你是法國人，你有什麼感覺呢？」

後來，和我同行的我的長官問我，為什麼一下子我的火氣這樣大，我說，不是我火氣大，讓他碰個釘子，下一次不要隨便把中國人當作日本人，為什麼我要被人看着不是我自己呢。

失去了的自己

為什麼我不是我自己呢，到了日本，或者遇上日

京都有一所廟，正殿內共有三千三百尊佛，正殿門是闔着的，從殿旁的側門進去，進門要買票，要脫鞋，殿前一片廣場，滿鋪大小均勻的純白色碎石子。這一片純白的碎石子便是純白的碎石子，看不到地上有甘蔗渣、香蕉皮、瓜子殼假如有這些皮殼丟在上面，掃起來倒是很費事的，廣場上也沒有人看守。

在日本的工廠裡，我看到一個最普遍的現象，就是工廠中的直接生產人員很樂意採用戰時或戰後歐美所採取的新技術，新方法。他們對於工業方面的新觀念有適當的適應能力，無論在那個地區，無論是那種工業。

自然，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很膚淺的，而不够深入。我也曾聽到一些久住日本的歐美人士的批評，他們是拿他們自己的國家作為標準來批評日本的，也不免有點求全責備之意。

但僅僅我所看到的外表已令我恍然若失之感。

我們在歐洲及紐澳旅行途中，無論在那個機場，我們都會遇上幾個真正的日本人。大部份的航空公司也都僱用了日本籍空中小姐，或地勤小姐，以便照顧這些川流不息的日本旅客。

仔細想起來，歐洲人把我們看做日本人，對我們個人來說，可能還是一種阿諛的表示呢，我的天老爺。

本人，或者可以得到些解答。

我是九年前到日本去的，那時候，戰後的日本已恢復了繁榮。日本的幾個最大的都市我都走過了，我們訪問了很多公司及工廠。有一件小事，引起了我的注意，無論我到那個公司或工廠去，年青的女職員向我們奉茶時，茶杯的柄永遠是規規矩矩的放在我的左手邊。我看看我面前的茶杯是如此，我朋友面前的茶杯也是如此。東京如此，名古屋也如此，大阪還是如此，有人說，大阪人說話，和東京人說話，發音有點差別，但對於這個小小的禮節，却是一點不差的。

日本的大公司很喜歡請客，宴會必有藝妓作陪，酒過三巡，總有一兩位大概是紅信人站出來歌舞一番。她們拿一把傘，或一把扇子，隨着三弦，慢條斯理的舉手投足，並唱出低沉的仿男人的聲音，在我們愛好自由隨便的中國人看起來，實在枯燥呆板，可是在日本人看起來，在這一舉手，一投足之間，正也是一種嚴格訓練的表現，所謂有板有眼，而不可以荒唐走板。

日本人公共場所的清潔，至今對我仍有深刻的印象。在東京會去過一所日本酒樓，從上樓梯起，便只穿襪子，沒有準備拖鞋的，經過走廊，到房間裡，處處都擦得一乾二淨，沒有絲毫污痕，我們在京都時住的是一家歷史頗久的日本式旅舍。廁所也完全是日本式的。廁所裡也乾淨得一塵不染，而且還有插花。

民族的自尊心

每個民族都有他們的民族自尊心，戰前的日本人以窮兵黷武為表現其民族自尊心的立法，戰敗後的日本則以發展工商業，改善人民的生活，為表現的方

式。

在歐洲，為了過份的要表現他們的自尊心而形成

了民族與民族之間相互的輕視。當我們從德國到達法國之後，有一個朋友把自西德帶去的德國香烟敬一位中年以上的法國人，為了對中國人的禮貌，他接受了那支敬烟，但是他沒有吸它，只裝模作樣的把香烟的濾頭剝開來，自言自語的說：哦；這是化學纖維做的。然後把香烟弄到煙灰碟裡。

丹麥人、荷蘭人，甚至瑞典人都不喜歡德國人，他們都不大愛提起德國人，而德國人呢看到美國大兵便要皺眉頭。有一個比較年青點的德國人對我說：你看我們德國的公路都被美國坦克車壓壞了。又說：我們德國的古蹟都被美國飛機炸壞了。

有一次談到汽車，他說：我們德國人有德國製的汽車，無需乎美國汽車。當我第一次去西德時，這位先生有一輛全世界聞名的國民牌車，鼓起來直望像甲蟲的小座車，第二次去德國時他已換一輛Opal牌轎車，這車子是在德國製造一點也沒有錯，但可能他真的不知道，這個車子是美國人在德設廠製造出來的車子。他的不斷把我們當做自己人，而對大老美表示不滿，使我有種不公平的感覺而不安。最後，我終於忍耐不住的問他，你可會到過荷蘭、英、法這些國家

，假如不是希特勒先下手炸人家，你想美國人會炸你們嗎。這話自然會刺傷他，但是，他並不是一個知識淺薄的德國人，而是有着博士榮銜的知識份子，在這些人的頭腦裡仍有着仇恨和偏見，在我看來，對大同一世界總是一種障礙。

越是民族自尊心強的國家，越是有地位的人便越不肯學習英語，雖然英語已成爲最通用的國際語言，他們寧可用一個年青地位低些的職員，或甚至一個女書記來充翻譯。在德國，我看到好幾個年青的女書記，她們聰明，美麗而且謙和，不但英語很流利，對於技術性的名詞，也能翻譯不誤，可見得她們是經過一番學習的。

在日本也是一樣，這些會說英語的女孩子，並不因為她們會說英語而覺得自己是屬於另外一個階級了，身份不同了。說英語只是一種工具增加她們的就業機會，或稍提高她們的工作待遇而已。

每個民族，發揮他們民族自尊心的方式不同，因此也就影響了這個民族的前途，如何發揮我們的民族自尊心，把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引用到發展工商業和文化經濟的途徑上去，這是我們每個去過國外的人應負起努力反省，提倡的。也是每個受過教育的人應當負起的責任。記得我小學的校訓，刻在禮堂兼風雨操場上的匾額上的是我們校長親筆寫的八個字：愛人愛己愛日愛羣，那勁道的筆跡和他老人家在學問事業方面的成就，對家鄉教育及工商業的貢獻至今難忘。仔細想起來，只有發揮仁愛之心，才能培養正當的民族自尊心吧。

非洲訪問記行(十)

徐萬椿

訪問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

一、赴茅途中的動人場面

去茅利塔尼亞，一定要取道塞納加爾的首都達卡(Dakar Senegal)，塞納加爾目前與我國已無邦交，鑑於在奈及利亞拉哥士過境各種留難，所以此次達卡過境手續，早在蒙羅維亞就已辦妥。尤其原定這個國家是列入訪問日程的，後來透過有關方面的接觸，該國不願接受訪問，我們又奉到上級的指示，只好在行程表上將其劃去，而且特別具備戒心，誠恐發生不愉快的事情，在塞納加爾雖然尚有農耕隊未有撤退，但隊部遠在達卡以外四百多公里之遙，事先又未聯絡，所以隊長不會前來照料的，大夥下了飛機，戰戰兢兢地去辦過境手續。出乎意料之外，一切手續恰非常順利，毫不留難，無論移民與海關官員，都相當客氣，大家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當我們到了入境手續的最後一關，我國駐塞納加爾農耕示範隊吳連慶隊長恰已在等候，當時就在柵欄內外先各別握手，吳

承辦土木工程

日進營造廠

經理 董萬龍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四號

電話：41738

隊長有說不盡的千言萬語，竟不知語從何起，他在機場接到了國內來的親人，恰是欲語先哭！大家都弄得眼淚汪汪，筆者此刻執筆，仍有淚意，當時也不知是喜是悲。一位年青人帶着一個農耕隊在沒有邦交的國家苦撐，其滋味是非常難嚐的。

原來這位臺糖農務課長出身的隊長最近知道國內派了一個訪問團到了非洲，他便寫信給賴比瑞亞楊大使，楊大使一算日子，訪問團五月三十一日自獅子山取道達卡轉茅利塔尼亞，立刻回他一個電報，告訴訪問團抵達卡所乘的班機，他便按時來接。真是湊巧得很，就在這天下午，塞納加爾國會開會的時候，該國農業者長報告了拒絕中華民國技術合作訪問團訪問該國的前後因果，引起國會的嚴重指責，原來這個主意恰是他們外交部的鬼計，可是國會對我國農耕示範隊的成績與貢獻極爲欣賞，當時決定仍應歡迎我們去訪問。爲此農業者當即派了農業者長會同吳隊長來機場歡迎。這位司長身上還帶着外交部同意農業者歡迎我們訪問的備忘錄，他當面要求我們就留在塞納加爾最